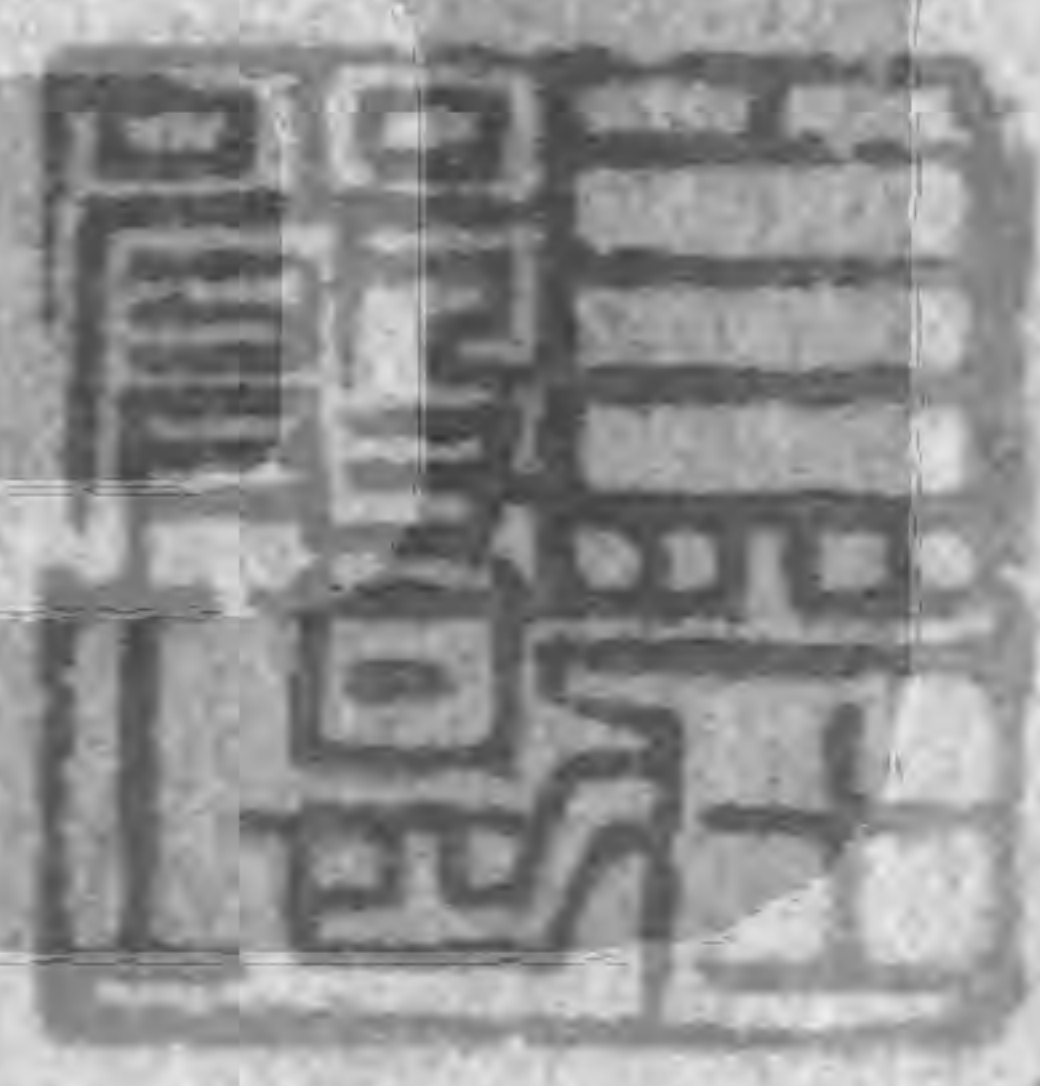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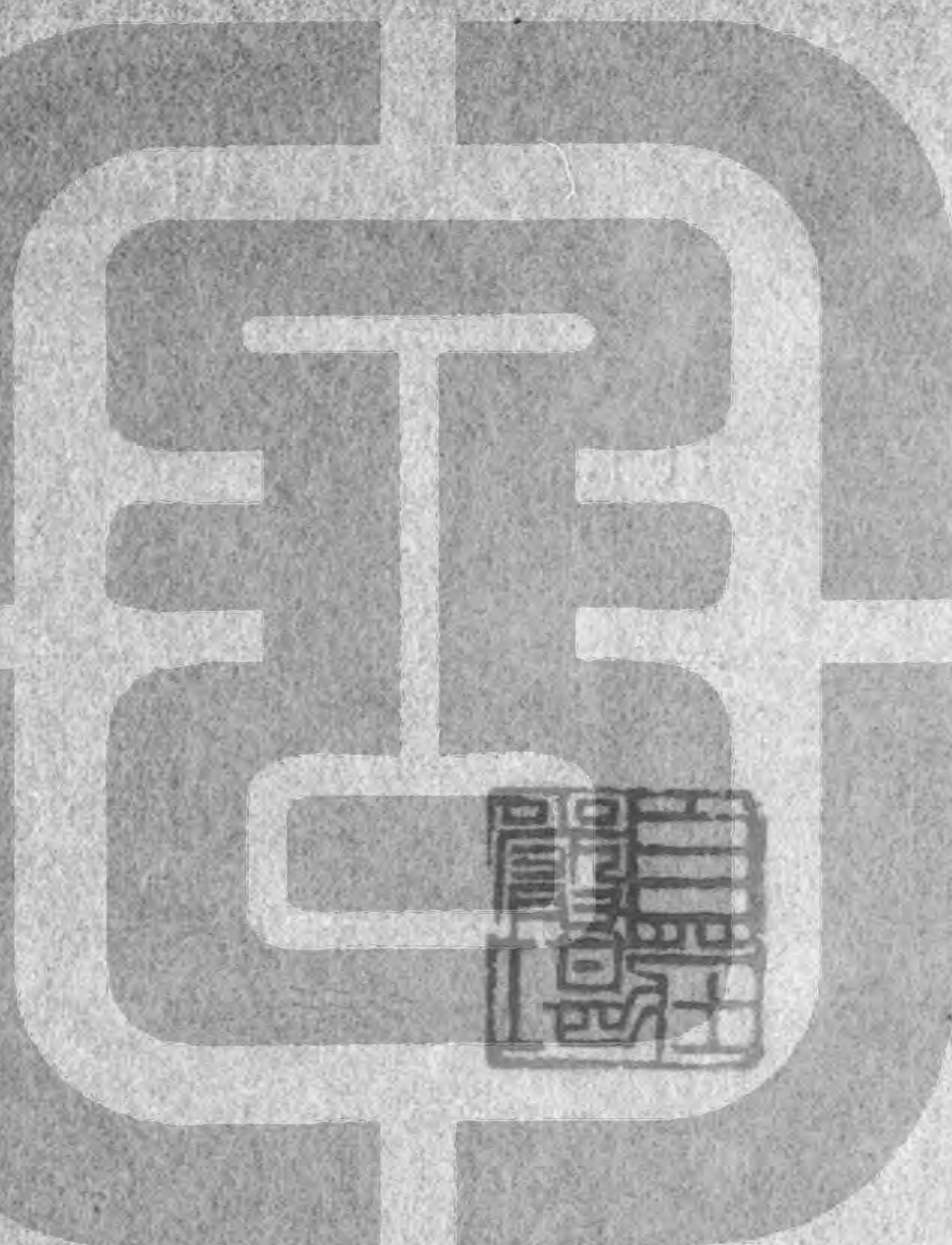


西京雜記

明野竹齋本



此書分卷有二卷六卷之異其實六卷本亦宋以來流傳之舊書錄詳題可證也兩卷本余既
有盧抱經刻客歲嘉平又收沈與文本于吳下蓋從宋槧繙雕者亦自精雅可喜唯卷四酒
賦樂只之深下抱經本作不莫不狂注云舊吳字作方圍乃脫其下半云然則舊本固有下字而不
下空一字也是本二字皆脫去殆重刊者妄刪耶與文字辨之明嘉靖時吳縣人藏書極富黃美
圃諸人亟稱之戊戌閏月十八日晨起重裝畢記



西京雜記第一



丹陽葛洪



稚壯集



漢高帝七季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
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
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
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闌凡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
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迴
四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
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祠如求雨灋

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爲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夏設羽扇冬設繒扇公侯皆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剝爲橐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武帝嘗西域獻吉炎裘入水不濡上嘗服此裘以聽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戚姬以百鍊金爲彊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炎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季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傳趙媼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軒車入見乃厚賜力

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昔
人或謂之炎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炎
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葳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
安人謂爲彫胡葳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葳菰之有
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鷖鴈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
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鵜鷓鷗鷓鷗鷓鷗動輒成
羣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薜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
氣如蘿勒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蓂條如車蓋葉

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
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
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劍
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季一
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
人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
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
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

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筭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濃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兩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鷲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也始元元季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踟蹰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爲世謂爲蛟龍玉匣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

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烏牙簞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窻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

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構旣成向其姊子樊延季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他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大谷梨細

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瀚海梨出瀚海太守王唐所獻

不出東王梨出紫條梨○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

青華棗栲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山○栗四侯栗榛栗

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桃十秦桃杼桃細核

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櫻桃

含桃○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

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魯羌李燕李

蠻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綠柰花綠○查三

蠻查羌查猴查○柀三青柀赤葉柀烏柀○棠四赤

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葉梅紫萼梅同心

梅麗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材有蓬萊杏東郭

于吉所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

檣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棹十株

白銀樹十株○黃銀樹十株○槐六百四十○千季

長生樹十株○萬季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

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鳴

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株○離婁樹

十株○白俞榴杜榴桂蜀漆樹十株○栴四株○樅

七株○栝十株○楔四株○楓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

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右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

藕之奇又作卧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其

灑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四周而鑪體常

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鑪鑊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

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賢姊懋膺洪冊謹上祿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

金萼紫輪帽 金萼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

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鎔繡襜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

釵 黃金步搖 合懽圓璫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腦羈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

金博山香鑪 迴風扇 椰葉席 同心梅 合枝

李 青木香 沈水香 香螺卮 出南海一名丹螺 九真

雄麝香 七枝燈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第二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闕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
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
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
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
各得其懽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
以爲奇味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
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賀爲脫粟布被
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
麻臬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

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
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鸞驪一名
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有
來宣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璫石爲
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
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
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萼以飾其上猶以不
鳴爲患或加以鈴鑷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
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玳瑁石爲鞍鏤以金銀鍮

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昭帝嘗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鷄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禪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著輕絲履招風扇紫紕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季爲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

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季酤酒賣餅鬪雞蹴鞠
以此爲權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
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
故也高祖少嘗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
高帝旣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
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
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
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紋及龍鳳之像昭
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
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
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
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
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
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
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楊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

辟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
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
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
能說詩昔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
頤鼎衡小名也昔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權笑
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
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畱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
去不返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
息曰粟犢反能爾邪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
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
劇談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
用玉玉價倍賚焉

杜陵杜夫子善弈碁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
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
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
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蹉躓
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椽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

昔人謂之四寶宮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管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卽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壺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魯恭王好鬪雞鴨及鵝鴈養孔雀鳩鵲俸穀一季費二千石

會稽歲嘗獻竹箬供御世號爲流黃箬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遣與執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西京雜記第二

西京雜記第三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昔事有東海人黃公少嘗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旣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爲山巖嘘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輜軒所載亦洪意也

文帝嘗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嘗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楊賢字王孫京兆人也生嘗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季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嘗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嘗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嘗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

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牝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浪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騏驎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酈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芋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

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破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

在尉他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嘗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嘗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嘗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季有福負者終季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

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萼酒令人長壽菊萼舒昔并採
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季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
謂之菊萼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
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
兒皆復爲民妻也

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
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
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寔息
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柏樹五株至今茂
盛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
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楊子雲以爲一出入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司馬長卿賦昔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
也楊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
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昔人不之貴
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
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僊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相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
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火
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旣
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矚則呪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
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
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
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
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
宜爲兄居下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
昔霍光聞之曰魯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
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
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魯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
妣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
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昔文長倩並生
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
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故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昔之譽而長
卿首尾溫麗故臯昔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
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

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第三

西京雜記第四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昔人真嘗
自算其季壽七十三真綏和元季正月二十五日晡
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嵩死其妻曰見真
算嵩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敢言今果
校一日真又曰北却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
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嵩空槨
卽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
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
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

八斛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斛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鵝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菘有藪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漢慙曰有蒼卒客無蒼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廚中荔枝一枰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騮馬者乃命其子曰騮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萼藹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夏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上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

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鷓黑鷓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季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卽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旣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蝸蟾厲嚮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

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
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
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庶羞千族盈滿六庖
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鏗啣蕭條寂寥雋乂
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
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于舉脩距
而躍躍奮皓翅之玃玃宛脩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
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籟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
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
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
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紺縵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
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嘗

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
濁者頑駘皆麴泔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
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醴醴甘
滋泥泥醪釀旣成綠瓷旣啓且筐且漉載簪載齊庶
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淶鄙程鄉若
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凝醴醇酎千日一
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
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璫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

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
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
觴右曰宮中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
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鷓雞舞
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
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脩堞而分鏡旣少進
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暎炎日匪明皓璧非淨躔度運
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韜匝蔽我君王重葩累
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暎以流黃畫以古列顛顛昂
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
紆煩寃旁生附枝王爾公舒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
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磨礮
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
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
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梁孝王入朝與上爲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
謝曰有五男卽拜爲列侯賜與衣裳器服王薨又分
梁國爲五進五侯皆爲王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

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季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棄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季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日賈朝至閭而遷其舄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鷲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緋其上

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爲茅障以自翳用雉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蘆葦爲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權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爲上客

茂陵少季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爲之佳名狗則有脩毫蒼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

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鷓則有從風鷓孤飛鷓
楊萬季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金

成帝嘗交趾越雉獻長鳴雞伺晨雞卽下漏驗之畧
刻無差長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
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
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
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灋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
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
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

假爲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樗蒲之術爲
都掾史四十餘季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
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
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
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
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
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第四

西京雜記第五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爲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

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綵撲滿一枚書
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
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
紀倍紀爲纓倍纓爲綵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
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
爲也故贈君素絲一綵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
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
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
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
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
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大僕執轡大將
軍陪乘名爲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爲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左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曹掾

西曹掾駕一左右各三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左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

中護軍騎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左右

隊百匹左右

騎隊十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射聲翊軍校尉駕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駕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爲八校左四右四

護駕御史騎左右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游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鬪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左右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郎三人騎三分

護駕尚書三中道

相風烏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爲十二校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騎左右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單罕左右

節十六左八右八

御馬三分

華蓋中道

自此分爲十六校

左八右八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爲二十校滿道

左衛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麋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

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歛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

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膏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皆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稜沴之妖也敞曰

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皆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萼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

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
得其暖而上蒸成雲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
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
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
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
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
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
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
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
無也岢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岢及其病也
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武帝岢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
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
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豎
碁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武帝以爲牙爲篋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
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
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鳥其形爲漉
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
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射更

西京雜記第五
鏃破斨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旣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采薪還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爲鹿也卽以斧搃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西京雜記第五

西京雜記第六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摧枚幼雛羸鷄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噉鳴啼載重雪而梢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萼葉分披條枝摧折旣剝旣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以鸞集鳳翔青縞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零麈宗驥旅鷄族雉羣蠋繡鴛錦蓮藻芰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暎池高松植巘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

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鬱鼎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製爲盤盂采玩如躡猗歟君子其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眄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季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乃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鑊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鑊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爲或有執盤奉食之

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攬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旣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蹤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藥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父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結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爲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旒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嘗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爲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灋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

可妻也馳爲曰管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季

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

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

處三季于茲未有被辱于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

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旣還乃向

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

管之秋胡也管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安
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者
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
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管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
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
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且爲朔車之輶亦謂之朔
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
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
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
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

十秩秩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
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
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
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
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
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
何書罕能全錄恐季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
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
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爲一秩庶免淪沒焉

西京雜記第六終

吳郡沈與文野

竹齋校勘翻雕



